

平淡一生的簡略回憶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於今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之
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慶祝會上之致詞

◎施建生／中華經濟研究院 顧問

百歲人瑞施建生老師見證時代巨輪所刻畫的世紀大事，並因緣際會在臺灣落戶超過一甲子。期間不僅作育英才而桃李滿天下，更持之以恆地研究與著述。他以宏亮且思路清晰的致詞，帶我們走過他所經歷的一世紀時間迴廊。他稱之為「平淡一生的簡略回憶」，卻有著世紀史詩的內涵。

世紀的世界大事

我來到這一世界是在1917年的一個夏天，到現在已接近整整一百年了。回憶這將近一百年來，我遭遇到四件深具歷史意義的世界大事，這是罕見的巧合。第一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7年已打了三年，那時中國政府還正在為是否接受協約國方面的邀請參戰而爭論不休，後來是決定參戰了，但只派去勞工數百名，在戰場上擔任後勤工作。這樣參戰的結果，雖然是勝利了，但原為德國佔領的山東青島附近的土地卻不能收回，而歸由日本佔有。這種奇恥大辱是難以忍受的，最後終於1919年促成五四運動的發生。

第二件大事是同在1917年十一月俄國發生革命，這是世界上空前未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當時流亡在瑞士的首領列寧（1870-

1924）得到德國佔領軍的默許，（以便引起俄國內亂而利其戰事的進行），穿越戰地而返回俄國發動的。結果是一舉成功了，但其因而在國內外所引發的問題仍很嚴重，到1922年才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簡稱Soviet Union, 蘇聯）的創立。嗣後經數十年的慘澹經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且成為世界二個超級強國（superpower）之一，但最後還是由於其統領階層治理能力的薄弱而於1991年底宣告和平解體。其對於世界所引起的最大影響，應該是於1921年啟發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由而引起中國政局的演變。這在後面還會提到。

第三件大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我國於1937年7月7日對日抗戰所揭起的。後於1939年歐洲戰事繼起，到1941年12

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乃至擴大範圍，成為全球性的戰局。此次戰爭，我國歷時最久、犧牲最大，最後於1945年9月9日終獲勝利而被稱為世界五強之一。但二次大戰固已告終，由於國內因國民黨與共產黨二黨紛爭不已，到了1949年終於出現了第四件大事，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十月一日的創立。不待言，這是對我國影響最大的。

從以上簡略的說明中，可知我這一生所處的是一個戰爭與革命頻仍的時代，是一個破壞與建設交替的時代。這實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時代固如此偉大壯烈，但我個人所經歷的生活論則是平淡無奇的，現在就從這方面略加敘述。

我是1950年來到臺灣的。在此以前的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大陸渡過，在此以後的三分之二的的生活則在臺灣展開。在大陸生長的這三十餘年，除了兒童時期外，都是在求學。在高中畢業以前都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些二流學校中廝混。到了大學階段才在北京（時稱北平）重考時考取了二間一流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北京大學，後來選前者而攻讀。當時沒有大學聯合招生的制度，但重要大學在重要地區都同時設有考場。我的中央大學就是在北京考的。數年以後赴美留學，進修的是哈佛大學，當然也是一流的。但是一流的大學，也可能有二流的學生。在我這一生前三分之一的時期中，除了求學外自然也有些就業經驗。但都是些片段性的體察，沒有實質的收獲，只是感到以我這樣的個性與素養絕不宜參與實際政治，而只能以教書為業而謀生。所以，簡單地

說，我以前在大陸度過的三分之一的生命完全是為我以後三分之二在臺灣生活的準備。說到這裡，以後的敘述就可以更簡略了，因為大家大概都已熟悉了。

投身教學之旅

我於1950年來到臺灣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臺灣大學謀一教職。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據當時校方對我的答覆是「沒有名額」，結果就設法到另一新成立的行政專科學校任教。到了1952年，當時臺灣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林霖先生主動前來探詢，問我是否可以擔任「經濟政策」一課而來校任教。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也就欣然接受了。時間過得很快，一晃眼已是六十四年了。在這六十四年間，除了先後有七年之久曾應邀赴美國各校擔任客座教授外都在台北度過。在1979年，我在台大提前退休，因為那年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Crosse）已教了兩年，但該校仍要我繼續一段時間。我鑒於台大規定出國任教以兩年為限，就遵照規定提前退休，而改聘為名譽教授。到了1984年返國以後，曾應張其昀教授（1901-1985）之邀，到他創辦的文化大學任教。到1992年我七十五歲時，又按該校規定辦理退休。所以，我在名義上是一退再退了，但實際上我生活的內容，除了少教幾小時的書，後來甚至連一小時也不教外，一切仍照常進行。簡單地說，我六十多年在臺灣的生活就是讀書，教書與寫書，就是離不開一個「書」字。現在儘管書是多年不教了，但仍然是在讀書與寫書。到了2015年4月10日我的《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一書完成後



就真正擱筆不寫了，也就是說真正退休了。

常常有人對我說，「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從我親身的體驗，這完全是確屬的。這裡所謂「教」，在我看來就與「學」沒有多大差別，要「教」得好，首先就要「學」得通。「學」得通了，自然也就「教」得好了，所謂教學相長，這確是真理。教了這麼多年，同時也學了許多年，使我對於我所「教」的主題有了較透徹的理解，你能說這不是快樂的事嗎？我常常也聽到有人對我說，「你的桃李滿天下。」這我也接受，也是切實的。就以今天集會的場所論，是「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梁國樹就是我在臺灣大學第一批的學生之一。到今天我還記得那時，他是如何在主持一個歡迎我來校任教的集會。他那時是經濟學系四年級的班代，後來學有成就逐漸成為金融與學術界的鉅子，為了回饋母校的培植乃有此一會議廳的設立。你能說梁國樹不是桃李嗎？不是英才嗎？再擴而言之，以今天在座的以及不能前來參加的同學論，你們的或他們的造詣或者超過梁國樹或者與他的相近，就是一些不及梁國樹的也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獻出自己的才能，以助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誰又能說他們不是社會的棟樑？

說到這裡又引起我自己高中畢業時的一段回憶。大約在上一世紀的三十年代，當時有一個電影非常叫座，稱為《桃李劫》，其中有一首主題曲，名為「畢業歌」（孫瑜作詞，聶耳作曲），到今天我還能記起其中的一段詞曲。它是這樣寫著：「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歌弦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

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是何等的豪放雄渾，教我如何不感到能為其中的一份子而自傲。這六十多年來，我彷彿每年都在這種歌聲中度過，又如何教我不為自己生逢其時適逢其盛而慶幸與滿足？不但如此，更使我有這些感懷的是近百年來中華兒女不僅僅是能如此引聲高歌而已，而且還能認真地「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現在就讓我舉出三個顯著的事實，作為明證。

民族的蛻變

第一，中華兒女已從東亞病夫蛻變為世界健兒。我在中學階段，老師們常常提醒我們世界上有二個病夫：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是近東病夫；另一個就是遠東的中國，是東亞病夫。現在土耳其於今年七月間還發生政變，當時的軍事領袖為謀取政權而興兵作亂，但未成功。今天的中國則不然了。她的子孫不再是病夫了，許多已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裡可舉最近在巴西里約舉行的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為例來說明。這種世界盛會早在1936年以前，中華兒女是沒有能力參加的，一直到了該年，中國終於派出短跑名將劉長春組成了一個「一人隊」前往柏林參加。我現在還能記起當時在電影插播的新聞片中（當時還沒有電視），看到劉長春穿著深色上裝、白色下裝，單獨一人高舉著國旗走入會場，站立在由大會指定的各國選手聚集的位置上。他是何等的榮耀，能代表他的祖國參與盛會，但他又是何等的孤寂，只是孑然一身單獨站立著，結束

時也沒有從比賽中得分。接著不久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奧林匹克盛會也就停辦了一段時間，到了1960年代前後才再行舉辦。到了那時，我們先後就有楊傳廣的十項亞軍，與紀政的女子短跑銅牌的獲得。到了2000年奧運會時，中國獲得勝利積分的總數已為世界第三名。2004年時的總分增為世界第二名。到了2008年是該會在中國舉辦的第一次，當時是在北京舉辦的，最後所獲的總分為全球之冠。到了2012年又退居第二名。今年里約則又退一名，成為第三。但如加上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的臺灣所獲得的一枚金牌，就可與英國平分秋色，同列為全球亞軍。由此可見，臺灣對中國的邊際效用的巨大。

第二，這塊過去為東亞病夫所居住的土地，現在則已由貧窮落後的地區轉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了。早年曾聽到長居在鄉間的奶奶告訴我一些鄰居由於有不速之客的光臨，一時無物可以招待特來商借一斤米的故事，真是人無隔宿之糧。現在則不同了，不要說臺灣，就是大陸許多人都已有電話、電冰箱、電視機、電腦設備、行動產品，乃至住所與汽車了。這是天淵之別，又豈是數十年前的居民所能想像的？！

第三，我國至1840年代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就常受到帝國主義者的侵犯，每逢有此類事件發生時，一般人都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示抗議，結果都是忍受了事，帝國主義者依然仍在身邊。我這一生就不知高呼這種口號多少次。後來帝國主義者果然不來了，但這不是高呼打倒口號而造成的，是經過八年浴血

抗戰而獲得的。又經過了一段時間，鄧小平（1904-1997）於1974年做為重建的新中國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領導人就曾宣佈中國絕不稱霸。後來其他領導人亦曾不斷地如此宣稱。到了最近現時的領導人習近平又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高峰會中就針對外界對「中國崛起」的質疑再次回應，大陸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的道路，永不稱霸。這是如何輝煌自制的抱負。這說明了這個號稱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確能秉承其濃厚豐富的經驗，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為整個人類的燦爛前途的拓展而努力的。

的確，中國在最近百年來能從東亞病夫脫胎換骨而成為世界健兒，能從貧窮落後地區辛勤耕耘而躍進為世界第二個大的經濟體，能從僅能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以洩怨恨的弱小民族而致力圖謀成為一個一再宣稱永不稱霸的強盛國家，這是經過一個多麼艱辛奮鬥的歷程而肇致的卓越雄偉的成就，身為其中的一員又如何不感到欣慰？這就是我一生的縮影，我的確感到自己的慶幸。那麼，我又如何能有此一生呢？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你們能給我以寬容，使我有機會得以傳輸一些粗淺的學識；能給我以支持，使我能在此種傳輸的工作中減少若干謬誤；能給我以協助，使我能提供微薄的貢獻。

是的，你們對我的恩情是無限的，我對於你們的感激也是無窮的。今天還承諸位厚愛，有此集會的舉行，真是愧不敢當。最後，讓我誠摯地向諸位一鞠躬，以示我的謝忱於萬一，謝謝諸位，祝大家身體健康，其他如意。